

當前「東協」與中共關係之評估

羅石圃

三月中旬，中共外長黃華訪「東協」三國——菲、馬、新，再配合二月間鄧穎超的泰國之行，顯示北平正急於進一步籠絡此一地區組織，使其在面對棉戰日益逼近泰邊的情勢下，不得不加入它的反霸統戰陣線，並謀求加速與印、新完成復交、建交。黃華此行原想滿載而歸，但因蘇俄之攪局制衡，反而形成了「亞西安」與北平關係的轉趨疏遠。

一 北平突破與大馬關係的經緯

一九六七年八月，由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五國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或「亞西安」，雖以經技合作、文化交流為宗旨，不涉及軍事聯盟；但印尼總統蘇哈托在其首屆高峯會議開幕詞中，便曾指出「東協固然不應轉變為軍盟，但如果忽略了區域與國家安全，則高峯會議的討論便不切實際^①」，可見此一區域組織，仍然是以共同謀求區域與國家安全為先。至於五國何以形成擾攘不安？則都是出於北平公開支援的共黨顛覆叛亂所使然。當「東協」成立的初期，即被中共擊得體無完膚，可見此一地區組織，一開始便被北平視為眼中釘，必須予以消除而後快。

不料跨入七十年代，中共反而向「東協」成員國頻送秋波，企圖與它們先行建立個別的雙邊關係，而馬來西亞居然被它首先突破。一九七四年五月，大馬總理拉薩克親訪北平，與周恩來發表了雙方建交的聯合聲明。來年五月，菲律賓亦相繼與它建交。同年七月，泰國又步馬、菲的後塵——建立了雙方的外交關係。從此，「亞西安」五成員國，便祇剩印尼與新加坡尚未進入北平的彀中。

一般多不了解：在「亞西安」五成員之中，遭受中共造反夥伴威脅最久也最深切的大馬，何以竟然領先與北平建交？其實此乃由於中共的兩手策略圈套所致，一九六九年，大馬由大選造成的華、巫種族衝突，幾使此一新興國家沉沒於種族對立的怒潮。據大馬首任總理拉曼的回憶錄指出，這是出於北平的精心安排，旨在使華巫兩族的在野黨在大選中互不相容，且又一致對執政的

註① 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六、二、廿四。

「華、巫、印聯盟」進行攻擊；而作為聯盟核心的「巫統」內部，又有「過激派」指責拉曼親西方的外策不合時宜。大馬既早已與蘇俄建交，此項指責顯在威脅拉曼將他所堅持的不與中共直接往來的外策改絃易轍^②。

拉薩克繼拉曼執政，其所以斷然改變親西方的外策，參加「不結盟集團」，並表示願與中共緩和關係，便是基於黨內外的壓力所使然。適於此時，中共突然經由紅十字會捐款急賑大馬水災，繼後又邀請馬商領袖參加廣州交易會。不僅給予特殊優待，且更邀請訪問北平，由周恩來親自延見，表明贊同拉薩克的「東南亞中立化」構想。中共對馬商推銷樹膠的建議，不僅慨然應允，且即派談判購膠的代表追蹤而至，承購了馬政府多年來所有囤儲的存膠^③。

此一時期，大馬的大選已迫在眉睫，拉薩克為避免上屆大選由華巫兩族在野黨在競選宣傳上挑撥起種族糾紛，因而有「國民陣線」——將所有在野黨全部納入執政黨的聯盟構想。能否成功？便必須仰賴於北平的不再從中破壞。他明知中共的保證祇是空言，但對大馬廣大的華人選民而言，北平對大馬政府的承認及放棄對馬華的雙重國籍，便可促使大馬華人在野黨及選民不再幻想中共支持他們奪取政權。「國民陣線」既可因此實現，大選亦不再觸發種族風波，這便是北平拉攏大馬建交所用的威脅與利誘兩手策略，不過雙方關係的基礎和相互敵對的情勢，並未改觀^④。

二 中共亦在兩手策略下與菲泰建交

當中共突破「東協」成員國的大馬而與之建交關係後，一般咸認為其餘四國自不難相繼跟進。但遲至一年以後，亦即在印支三邦瀕於沉淪邊緣時，北平始與馬尼拉訂立建交協議。北平仍然是採取威脅利誘的兩手策略始達成目標——一方面乘馬可仕政府面對菲南回民叛亂無法收平，唯恐菲共叛亂擴大之際，它公然從海上將武器走私入菲；另一方面又邀菲第一夫人訪平，談妥以石油交換菲方農產品的貿易，作為建交鈎餌，這才迫使馬尼拉進入其彀中^⑤。

同年七月一日，泰國民選政府的總理克立巴莫率團訪平，繼菲律賓賓之後，完成了曼谷與北平的建交。克立於動程訪平之前宣稱：「爲了平衡來自蘇俄的壓力，我相信此時，北平需要我們的友誼，較以往任何時期都更迫切^⑥」。我們必須了解：此一時期

註②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大馬前總理拉曼著，一九六九、九、馬來西亞〔前鋒日報〕印行。

註③ 「新加坡對『中立化』的隱憂」，本刊，十二卷、十期，一九七三、七、十、出版，拙著。

註④ 「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之影響」，本刊，十三卷、第十期，一九七四、七、十、出版，拙著。

註⑤ 「菲毛關係之透視與展望」，本刊，十四卷、二期，一九七四、十一、十、出版，拙著。

註⑥ 「泰國終於墮入毛共陷阱」，臺北〔新生報〕，一九七五、七、三。

，泰國的學潮泛濫，於一夕之間推翻了軍政府以後，在民主政府統治下，仍然是示威暴亂與日俱增，而幕後操縱的，又為親俄泰共集團。莫斯科更乘其一手支持的越共於席捲南越後，再豎立親俄越政權於永珍，在湄公河岸不斷向泰國挑釁，且不斷將其炮製的「亞安體系」向曼谷強制推銷。由此便不難窺見克立所稱的「平衡來自蘇俄的壓力」，即為北平與曼谷建交的導因。

不過泰國所企望的，為中共必須放棄對泰共武裝叛亂的支援補給，誰知跟隨克立訪平的泰國記者，於詢問「新華社」社長朱穆之關於中共對泰共的關係時，得到的答覆是：中共對泰共具有國際義務，在支援方面包括械彈在內，今後仍將如此。至克立一行抵達昆明，設在當地的泰共廣播電臺，更將曼谷政府抨擊得體無完膚，且由電力的強大與聲音之清晰，即可判定該臺乃設立於昆明近郊。因此建交以後，泰共武裝叛亂亦相隨而擴大升高^②，這與馬共擴大叛亂的情形，亦可互相印證。

自從大馬與中共建交後，馬共不但於吉隆坡鬧市，狙殺了負責剿共的警察總監，繼後又公然襲擊軍營，及炸壞剿共的無名英雄碑；而設於華南的馬共廣播電臺，更擴大宣傳，煽動大馬華人須羣起推翻吉隆坡「反動」政府。北平對此的解釋則為：「政府與政府的友好，並不能影響中國共黨對各國共黨的國際義務^③」。觀察家認為中共支援各國共黨奪權，乃為它長程的一貫目標，而籠絡各國政府建交，不過是唯恐對方倒入其敵對陣營的暫時手段，所以它斷不會放棄舊夥而討好新交。對「九卅」政變餘痛猶新的印尼，與洞燭北平陰謀最深的新加坡，自不敢追隨其「東協」夥伴國而輕於踏入中共安排的建交陷阱。

三 李光耀對中共笑臉攻勢的反擊

中共爭取與印尼復交及與新加坡建交，可謂不遺餘力，然而新總理李光耀已明言：新加坡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必須在「東協」其他夥伴國之後——亦即雅加達尚未與北平外交解凍之前，新方斷不搶先，所以中共為了達成與「亞西安」五國的全面外交關係，亦以爭取印尼為優先。無奈蘇哈托政府前外長馬力克雖不斷表示將與北平復交，但始終都是若即若離，捉摸不定。於是北平轉而在印、新之間，先行爭取新加坡，所以有一九七六年五月李光耀的官方訪平之行。

李氏到達北平時，中共歡迎場面之擴大與隆重——以接待外國元首之禮來迎接一位沒有邦交的小國貴賓，固已打破了國際間的慣例，且安排的訪問參觀日程長達十二天，包括山西大寨、西安、上海、無錫、桂林、廣州，所到之處，更無不安排有盛大場面的人羣歡迎。其用意何在？華國鋒於致詞時已一語道破，指出大陸與新加坡絕大多數居民具有血肉與文化的淵源，不必見之於

註② 「泰國」等距離」外交政策之展望」，本刊，第十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七五、九、十、拙著。

註③ 「北京與馬共關係」，巴里斯撰，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十、十一。

建交形式。這便無異對印尼表明：中共與新方關係不同，無須以外交關係即可達成密切合作，雅加達的向隅，徒陷本身於孤立。這也在向唯恐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倒向北平之大馬示意：不可於建交後仍對中共處處設防。

不過李光耀早有成竹在胸，當即聲稱：新方與大陸人民雖有血緣，但在新加坡人民的心目中，則認爲「遠親不如近鄰」，視「東協」五國的共同安危比對大陸尤切，藉以消除夥伴國對他此行的疑慮。他對華國鋒所謂中共與新加坡都是第三世界成員，誓願並肩抵制「超強」之說，則曾答稱：以擁有九億人口的中共，自須列入「超強」，所稱自願列入第三世界，祇不過是謙虛而已，以致北平精心爲他安排訪問的陷阱，都已因此落空。

李光耀訪平所率領的龐大代表團，除包括政府的經貿部門官員而外，另有記者十餘人。據他們透露：以往新方受邀訪問大陸的記者，都有左傾色彩，所發表的報導，祇是爲中共吹噓，否則便不得其門而入。此次隨行的新聞人員，則可實情實報，所以在他們的筆下，大陸一片貧窮落後景象，都已活生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也戳穿了過去描繪大陸在中共統治下已成爲天堂的謊語。

李氏此次受邀訪平的目標，在於談判雙方的貿易。由於彼此的貿易總額雖逐年激增，但新方的逆差亦相隨加大。新方對大陸的入口貨祇是轉口，新商可以獲得轉口利潤，固無須計較逆差，但因新加坡政府着眼於重工業產品在大陸開拓市場，遂要求北平增加進口新方產品，以便達成貿易額平衡。好在中共邀請李氏訪問，在表面上，卽爲談判雙方的貿易問題，故此大陸之行，使新方在此一方面頗有成就。諸如中共承購新加坡所產柴油引擎、鑽油臺、造船的機械與設備以及重機械等，都是經由這次談判而開其端^⑧。至於對中共所施的統戰陰謀，李氏除當面都予以戳穿而外，且在回國後，又立即發掘出北平所安排的共黨顛覆陰謀，展開了大規模的肅清行動。

五月廿七日，李光耀訪大陸回新的行裝甫卸，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逮捕了潛藏於各階層各行業的共黨份子，並在政府發表的文告中，指出了這批共產黨徒所負的顛覆任務，及其國外的指使者——雖並未指明出自北平，但已呼之欲出。繼後又由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根據被捕者的供認發表文告，毫不隱諱地指明了他們的發動叛亂行動計劃，乃來自中共在香港的特務機關；且將被捕者之中具有大馬公民身份者都交給吉隆坡審訊。經過新、馬雙方對他們審訊的抽蕉剝笋的發掘，始悉北平所領導的馬共，乃分別以華巫兩族的民族主義者姿態，互相煽動敏感問題而造出對立仇視，甚且製造兩國領袖間的矛盾摩擦^⑨。

此一行動，不但消除了大馬及其他「東協」國家對李光耀訪平可能暗中接受中共籠絡的疑雲，且使新馬雙方對鋤奸肅諜工作益加密切合作。已與北平建交的「東協」夥伴國，固然因此對中共使領人員，更加小心設防，而印尼方面，更不敢輕言與其復交

註⑧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第十五卷，第十期，一九七六、七、十、拙著。

註⑨ 同註⑧。

，遂形成了中共與「東協」關係的低潮。

四 越共侵棉對中共與「東協」關係的影響

若問北平與「亞西安」的關係，何以能由過去的低潮而轉入今日的高潮？其轉捩點，則在於蘇俄指使越共公然侵吞高棉。在「東協」位於前哨的夥伴泰國邊境告緊情勢下，河內從海上所輸出的難民，洶湧而至，更造成了五國的震撼驚惶。適於此時，中共出動廿萬重兵攻入越北，迫使河內遠征高棉的主力部隊，不得不北調應援。此一戰局，中共雖僅進行了十七天，即自動拖槍而回，並沒有換取到越共在高棉和它同時撤軍，但對「亞西安」國家而言，則不僅人心大快，且因挽救了垂死的棉共政權部隊，使其在棉泰邊緣山區站穩了基地，讓泰國與越共侵棉軍之間有了緩衝區，也使所有「東協」國家鬆了一口氣。

在此以前，范文同曾率團搶在鄧小平之先訪問「東協」五國，並公開承諾：河內放棄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包括政府與黨及人民團體，都是如此^①，這顯然是針對北平表明與各國建交，並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而發，表示河內不干涉鄰邦內政，斷非如北平的包藏禍心。然而言猶在耳，越共的重兵即公然侵吞高棉，且其出於莫斯科的指使支援，又為盡人皆知。所以「東協」國家認為中共的出兵牽掣河內後方。不僅對棉共政權發生「圍魏救趙」的效果，且可迫使越俄不敢在棉境乘勢南侵，因而想以傾向北平的表態，警示越俄。

維護棉共流亡政權，使其殘餘武裝得到補給而壯大，並使林林總總的棉人武裝，無分左右立場，建立抗越陣線，以便將越共侵棉部隊陷入泥淖之中，這是北平的企圖，也適合「亞西安」阻敵人於防線之外的戰略。泰國接納與北平在軍事上的合作，並邀中共軍事代表訪問參觀，以及北平不斷聲言：一旦泰國遭到越軍攻擊，它必將予以應援，而華、鄧等更一再重申並不否定再次懲罰越共的可能。這都表明了如果河內將棉戰擴及泰國，中共所採取的應援行動將為再度向越北進軍。這又是北平與「東協」打擊越俄南侵在戰略的契合。

「亞西安」對河內所採取的外交戰，為將越共驅迫難民下海及出兵侵棉，相提並論，以喚起舉世的同情與警覺而制裁越俄。因此，歐洲共市各國及所有自由國家，紛紛停止對河內的經技支援，造成北平痛恨的河內親俄政權在經濟上走投無路；而且「聯合國」更保留了棉共政權的代表權。這些由「東協」在外交戰線上所得到的輝煌戰果，都無不適合於中共的反霸要求。在北平反霸論調——打擊大霸蘇俄，必先懲創小霸越共，喊得震天動地聲中，再回顧「東協」此一時期的外交活動及其他跡象，都難免令

註① 八路透社V曼谷電，一九七八、九、十、引述范文同在記者會上發言。

人認爲此一區域組織已被中共納入其反霸戰中。

五 黃華「東協」三國之行的背景

自去冬以來，繼泰國嚴禁俄機飛越其領空後，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與泰國，都一致拒絕蘇俄軍艦到訪，新加坡據說並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此項請求，但在此同時，即不准俄艦入港修理及添加補給。不過正於此時，印尼接受了三艘英艦及兩艘法艦的訪問。這些情形並非表示「亞西安」國家的不約而同，而是曾經爲此有過磋商^⑭。北平自然不會放過此種統戰的有利時刻，乃立即經由其駐菲大使陳辛仁發表演講，重申「亞西安」一旦遭受攻擊，中共將鼎力以助——包括軍事應援。

從一九七九年越共進軍侵棉開始，至本年三月爲止，「亞西安」與中共關係的進展，撇開曼谷與北平的冠蓋不斷往來不談，單就新、印兩個和中共沒有邦交的國家而言，新加坡已於上年底與北平正式簽署了貿易協定，明文規定彼此都在對方的首都設立貿易辦事處^⑮。雖然新方重申與中共建交仍將居於「亞西安」夥伴國的殿後，但雅加達方面所傳出的消息及跡象顯示，其與北平的外交解凍，幾乎可視爲水到渠成。

首先是印尼副總統馬力克於十月中旬所發表的談話，透露「亞西安」面對印支的當前情勢所採取的步驟，爲加強與中共的關係以便達成局勢的均衡，除軍事關係以外，此一區域組織，與北平的其他方面聯繫均將予以加強；並稱印尼與中共的復交，已經沒有任何難題，祇是時間問題而已。這一段話並非如他在外長任內向北平示好的空言，因爲此後不久，由印尼農業研究局長沙迪金所率領的代表團，已悄悄地出現於北平，且一向對雅加達與北平復交並不熱中的外長莫達，也於參加「聯合國」大會後，在新加坡表明：雙方的復交談判，已解決了各項難題^⑯。

至今年二月廿五日，蘇哈托總統接見西德駐印大使蕭德辭行，由於該大使已調任北平，蘇哈托乃向其表明印尼與中共外交不久即將解凍^⑰。而在此一時期，日本「共同社」從北平所發出的消息稱：華國鋒已預定於今年訪日之前，訪問「亞西安」五國。印尼「希望之光日報」，雖對華某的訪印表示懷疑；但雅加達外交部發言人則旋即透露：印尼對華某的到訪並未拒絕^⑱。至於他

註⑭ 「略談中國與印尼復交問題」，方磊著，新加坡《南洋週報》，一九七九、十二、九、二版。

註⑮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十二、卅、三版。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印尼將暫時放棄與匪復交」，臺北《聯合報》，一九八〇、三、廿三、四版，「觀察站」欄。

註⑱ 同註⑮。

的印尼之行，究竟是援李光耀與鄧小平互訪之例，無須先建外交關係即予接待？還是先行復交或到訪之時即聲明外交解凍？一般多認為以後者的可能性居多。

這是中共與「亞西安」關係的高潮，也是中共外長黃華訪問菲、馬、新三國的背景，其所負之任務，由他起程的時會，及在馬尼拉與吉隆坡、新加坡的言論，都可窺見端倪。

六 黃華訪菲、馬、新的任務

黃華於三月十一日首途訪問「東協」三國。在他離平之前，有棉共政權元首兼總理訪問北平求援，一再聲稱其抗越武裝已日益強大，及越共侵棉軍的旱季攻勢已遭敗績，在即將來臨的雨季，更將陷於泥沼而無法自拔。如果我們了解自英國撤消承認棉共政權後，「東協」國家也有步其後塵的可能。加之印度自甘地夫人上臺，越俄都在積極活動促使新德里承認亨桑林政權。而前德賽政府雖曾有此動向，乃以李光耀與胡仙翁先後訪印，始令此議胎死腹中。可見黃華此行，為棉共進行遊說工作，乃為任務之一。

又在他啓行的同時，中共曾派副外長章文晉訪美，及韓念龍訪日，且此三宗訪問都安排在歐市九國與東協五國外長在吉隆坡舉行會議，並發表譴責俄越侵略阿、棉，要求撤軍的聯合聲明之後，再由他在馬尼拉所發表的蘇俄的擴張，祇有聯合美國方可遏阻的談話，更可顯示促使「東協」與美日及北平聯手反霸，又為他東南亞之行的主要課題。香港「大公報」對黃此行的使命，曾引述「合衆社」記者霍爾的觀點，加以闡釋，指出中共一貫主張與美、日、西歐團結反俄，且莫斯科最近認為「東協」的力量不可輕估，企圖予以籠絡。所以黃華的訪問，亦在了解「亞西安」對棉戰及越南的看法，並敦促其堅持一段期間，及給予高棉抗越武裝以有效的援助^⑦。這更是黃華「東協」三國之行的另一積極任務。

他在新加坡表明：高棉問題政治解決尚非其時，甚至認為不可能以政治解決；他在吉隆坡時，更要求保證在軍事上支持棉共喬森潘政權，打擊越共及其所支持的亨桑林傀儡。由此更不難看出北平的意圖，在拉攏「東協」支援它所羽翼的棉共抗越武裝長期抗越，以便拖垮河內的親俄政權。「亞西安」原擔心棉戰拖延，可能迫使越共軍進侵泰國。中共有鑒及此，在黃華啓行前，即中止了與河內的談判，而黃某在馬尼拉更聲稱：中越共再戰，並非沒有可能^⑧。這又無異表明了一旦泰國受侵，北平即不惜再與

註⑦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三、十二、二版。

註⑧ 合衆社V馬尼拉電，一九八〇、三、十四。

河內一戰，也等於是給了「東協」一顆定心丸。

不過當他抵達吉隆坡的當天，在馬、新具有輿論權威的「海峽時報」，便著論指出：中共和其他任何友邦，都無權替大馬選擇誰是敵人；又稱大馬雖與中共一致，都強烈反對河內侵棉，但在立場上並不吻合，因為大馬斷不想孤立或懲創越南，祇希望它為地區的安定繁榮而停止侵略。大馬外長利道丁與黃華的會談，也在闡明大馬及「亞西安」對棉戰的基本立場，是堅守中立原則，斷不向任何大國靠攏^①，這便顯示黃華所兜售的以中共與美、日為主的亞太反霸陣線，已經在大馬遭到閉門羹。

七 中共與「亞西安」關係為何再入低潮

有人認為黃華的「亞西安」三國之行，另有為華國鋒訪問此一區域組織五成員國鋪路的任務。又他在馬尼拉甫卸行裝，便向記者表明：北平希望與印尼和新加坡建交^②，亦可窺知他此行確有為此催生的用意。不料他在新加坡機場時，記者詢以：「北平既然與『東協』國家友好，對各國共黨的非法活動，是否不再支持」？他所作的答覆是：「中共對地下共黨的支持，是在特別的歷史環境下形成，對此一敏感問題，不能公開討論^③」。這顯示北平斷不肯放棄其造反夥伴，仍須以秘密方式，支援它們奪權，因而迅即引起了印尼及其餘四國的強烈反應，也使他所負的為中共與印、新建交催生任務，遭受挫折。

自黃華在新加坡提出所謂「敏感問題」之後，對北平支援共黨叛亂最具敏感的印尼，在輿論界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紛紛反對與中共外交解凍，朝野亦一致表示同情。首先是蘇哈托總統的政治顧問阿布多，建議政府應該暫時放棄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計劃，並指出在復交之前，應先考慮三項問題：(一)雙邊問題；(二)中共對東南亞政策；(三)中共的國際政策。在此以前，印尼國會議員中的知名之士——包括回教領袖與外委會主席，也提出過警告，認為此時與北平復交，適足以被捲入中共與蘇越爭執的漩渦^④。在印尼朝野一致反對與中共復交聲中，莫達外長亦即表明：「根據經濟發展與法律保護和安全來看，目前仍未有平衡現象，可以使印尼與中共復交」；且稱印尼在中國大陸，並沒有任何利益需要設代表機構予以保護，又何須急於關係正常化？同時雅加達貿易部外貿主任蘇哈迪也表明，印尼與中共並未進行直接貿易，仍然是經由香港與新加坡轉口。他雖不否認外貿部曾有此計劃

註①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三、十六、一版。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〇、三、十二、二版。

註③ 八路透社▽新加坡電，一九八〇、三、十七。

註④ 八法新社▽雅加達電，一九八〇、三、十九、及八合衆社▽十三電。

，但認為必須等待雙方關係正常化後方可實施。這與前不久馬力克所透露的：印尼與中共已建立直接貿易關係之說，大有出入。至於印尼總統、副總統到外長先前所表示的即將與北平外交解凍的言談，是否為言過其實？或言不由衷而別有居心？這項問題，從印尼為此所遭到的內外壓力即可求得解答。

一九六五年，印共發動「九卅」政變，所有軍方領導人除蘇哈托倖存，得以指揮陸軍平定叛亂而外，其餘都已遭到了殺害，因而激起了以學生為首的全國反共怒潮，並斷然與指使印共奪權的中共中止外交關係。其所以並未斷絕印俄邦交，固然是由於莫斯科對此次事變並未介入，而最主要的，還在於印尼的三軍裝備武器大多來自蘇俄；且在蘇卡諾執政時期，印尼向蘇俄借款多至十億以上美元，以致不得不與莫斯科繼續虛與委蛇。不料克宮廿餘年來藉此對印尼得寸進尺，不但扶植了印共親俄派別樹一幟，且將其使領館及商務代表團，作為特務活動的窠巢。故最近印尼領袖所作出的將與中共謀求關係正常化的言論，似亦含有對莫斯科示警的作用。

印尼的蘇卡諾主義集團，並未隨蘇卡諾而被埋葬。這些堅持引中共以平衡蘇俄壓力的份子，近年來亦跟隨俄諜活動的加強而抬頭。印尼政府之所以不得不為蘇卡諾建立墓地，便具有安撫其信徒的苦衷；而對北平經常作出復交的姿態，用意亦即在此。近年來由於蘇俄公然指使越共揮軍侵棉，使「東協」位於前哨的成員泰國，深受威脅，亦使其餘四國都有一張張被推倒的骨牌之感，蘇哈托政府為了警示蘇俄及撫慰蘇卡諾主義集團，便不得不向北平表態。至於黃華所稱的北平對「東協」國家地下共黨的立場，遠比周恩來表明的政府與政府友好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含蓄得多，何以竟造成了印尼朝野如此譁然？並使雅加達政要紛紛表明對北平的復交談判採取緊急剎車而斷然中止？

很顯然，此乃由於莫斯科態度的大有轉變。緊接黃華訪問菲、馬、新三國之後，蘇俄亦派其副外長費留賓分訪泰、越、新三國，表明了莫斯科有意約制河內對棉戰適可而止——以政治解決高棉爭端。且此意在黃華訪問「東協」三國之時，便已向印尼及其夥伴轉達，因而使「亞西安」與中共的關係，由高潮而轉入低落階段。今後的變化，胥視河內外長阮基石的馬、印、泰三國之行，能否表明願意履行費留賓的諾言而定。

八 結 論

蘇俄能否防止「亞西安」被北平納入其反霸陣線？當前的關鍵在於它能否約制河內在高棉的侵略，使其不再咄咄逼人，並接

納聯合國的決議——從高棉撤軍？費留賓此次「東協」之行，由曼谷再折赴河內，而越共對他的到訪，在新聞報導上也祇輕描淡寫，以短訊透露他抵達及與范文同會談。一般揣測他的越南之行，旨在轉達克宮約制河內，並促使其與「東協」國家談判結束棉戰問題^②。所以他與新外長會談時，表明了要求「亞西安」國家與河內對話。繼後印馬領袖經過會談，印尼亦即邀請阮基石於訪馬後訪印，泰國也表明歡迎他到訪會談。這都足以證實費留賓確有緩和「東協」與俄越關係的承諾，以免此一區域組織墮入北平反霸彀中。

另據新加坡外次丹那巴南指出：蘇俄斷不會認為越南是它在東南亞的唯一盟友。由於河內既然可與北平反目成仇，克宮自不能不引為前車之鑑，所以它支持河內，祇是爲了阻遏北平勢力向此一區域擴張。如果造成越共在東南亞稱霸，或導致中共藉此拉攏了「東協」國家，這都是克宮所不願爲的^③。其實，「亞西安」對中共與蘇俄的基本態度，則都視爲蛇蝎，雖因某一方面的威脅過於迫切而與另一面的對策互相配合，但亦祇可視爲一種外交策略的運用，斷不表示改變了「東協」所堅持的中立立場。因此「東協」與北平關係的高潮，經過蘇俄處心積慮的攪局制衡，今後勢必會再度轉趨低落。

註^② 入法新社V河內電，一九八〇、三、廿八。

註^③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三、廿一、一版。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

(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16開本九二〇頁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美金十四元
航空寄美金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